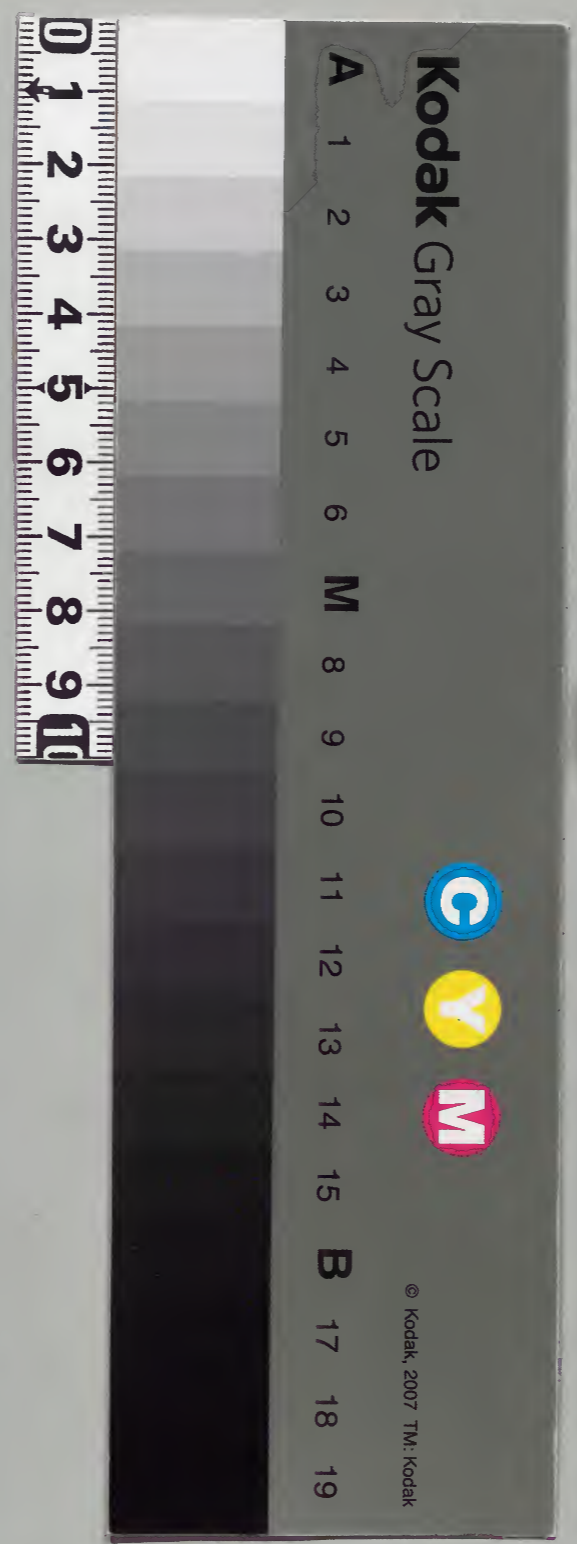


五朝名臣言行錄 前集 上

史四
 黃雲山人審定
 版元撮中皇朝
 皮作宋是益元
 字樣与他異為
 可以見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1)
函號	別 51 1

別 51-1



淺草文庫

本朝名臣一言一行史筆所

錄法當詳贍然始初之正本

詳贍矣而統紀之漫漶近世

之紊要雜剪截矣而顛末

之紊差每紊錯而並觀懼

覽見者之不一點勘訂正多



宗有元不繁亦簡此本殆
庶幾乎試刻諸梓與
有志於別文者共寶祐
戊午中和節廬陵李居安叙
晦菴先生朱熹纂集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
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
補於垂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
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
汨於虛浮恠誕之說予常病之於
是掇取其要聚爲此書以便記覽

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
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前集

晦庵先生朱熹纂集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第一卷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普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彬

丞相魯國范公質

內翰竇公儀

丞相李文正公昉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丞相張文定公齊賢

○第一卷

丞相呂正惠公端

樞密錢宣靖公若水

丞相李文靖公沆

丞相王文正公旦

○第二卷

丞相向文簡公敏中

參政陳晉公恕

尚書張忠定公詠

樞密馬正惠公知節

樞密曹武穆公瑋

○卷第四

丞相畢文簡公士安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太尉衛國高武烈王瓊

內翰楊文公億

丞相王文康公曙

○第五卷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丞相李文定公迪

參政魯肅簡公宗道

參政薛簡肅公奎

參政蔡文忠公齊

○卷第六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夷簡

丞相陳文惠公堯佐

丞相晏元獻公殊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庠

參政韓忠獻公億

參政程文簡公琳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衍

參政范文正公仲淹

東染院使种公世衡

○第八卷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籍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參政吳正肅公育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

樞密包孝肅公拯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德用

○第九卷

諫議田公錫

內翰王公禹偁

侍讀孫宣公奭

中丞李恭惠公及

中丞孔公道輔○起居舍人尹公 洙

尚書余襄公靖 天音閣待制王公 質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

魏野

林逋附

安定胡先生瑗

泰山孫先生復

祖徠石先生介

老蘇先生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第一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 太祖 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

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

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人

范蜀公蒙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

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禍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

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

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
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 上因晚
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 上屏左右謂曰我
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
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
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 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
命已定誰敢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
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
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憐指
示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
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
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
第所以尉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
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
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鄉非
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
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其
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
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太祖既納
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

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
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
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餘弱支制
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
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

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並凍水記聞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

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
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地

坐燔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雖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

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

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

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

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

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

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

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

氏見野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與兵韓王彙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
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

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遂中止 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
必出曹翰 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
守 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 帝不語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 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
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鄆州上疏力諫其憂國

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申不辯也
聞見錄

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 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

不用明日又奏之 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
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悟用之後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用

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臣以
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

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
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 上悟乃可其奏 並記聞

普為相於聽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
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嘗與並日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
普對曰使維翰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上曰苟

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破屋宇
矣 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上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晉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曰太祖太祖曰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

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

震駭上之偉度敬苑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

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

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

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壽

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記聞

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

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

寶中盧彥孫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賕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孝術太祖嘗勸以

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為相以天下為己任沈毅果斷當世

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

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侍天下乎上

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

柴氏使幼兒甚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

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免矣 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
母教 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
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 太宗即位並
為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 上一日發金匱得
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
既至復為相並記聞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
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
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 陛下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執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為贈書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 上頗不憚
從容通問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誤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
心普對曰 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
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
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 上於是釋然沂

公筆談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滅之
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 玉壺清話

曹彬

濟陽武惠王

字國華真定人

太祖

太宗

真宗位至樞密使

配享

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

太祖嘗

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

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

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記聞

大舉伐蜀以王為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暴唯

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棄破竹之勢不血刃而

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

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

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
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蜂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
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
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與以自解止言清慎廉恪
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
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
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
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
勵臣子也王不敢辭李宗諤撰行狀彬討蜀初克成都
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
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

書也無錄金寸錦之附焉徽遺

仁贍自劔南獨先歸闕

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

太祖笑謂曰納李廷珪

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仗待罪曰

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爾記聞太祖遣王全斌

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

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

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

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今後殿見責問曰

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

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

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州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

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
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
着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
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
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
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
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晉公談錄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潘美
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
犯分之前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
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

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聞見錄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
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
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即君到寨四面即罷攻
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
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
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
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
開門奉表納降彬各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
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
俸賜有浪費用至廣當厚自贖裝既歸首司之者則疑及

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道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
虞外將誰執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
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搬致輜重登舟
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資持鮮矣談苑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
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
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

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
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
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父不下看視無
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之句

於海上者矣記聞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禮
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
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此事
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新公筆
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
耳何必使相也記聞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
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
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所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首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

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詭聞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刻骨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

史衮筆而巳 王壺清話

為樞密使向敏中為副使時契丹犯塞繼遣叛命每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遠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神弩若干步兵若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厚未備或道途遼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繼悉指畫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子遠亦有將材累歷遷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嚴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璋琮璨繼領統帥陶弼觀王畫策奇詩

曰竟六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增其後少子
王爵實生 慈聖光獻太后輔佐 仁宗母儀累朝亦元
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此
燕談

范質

字文素大名入登後唐第相

太祖官至大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常有異人與吾言他
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孝術何以處之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關京師亂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
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
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
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
之後至妖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公心
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廢輕重無據吏得以因
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問見錄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
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間嘆曰自識大體吾不如也質果
為名相談錄

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
蒙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
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
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
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
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
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

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還質頗請讓太
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曰
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為人也
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聞。質謂
太祖曰大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
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
質之出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
以質為稱首龍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精
慮財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位
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王斗醇醋即可為宰
相矣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諱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朝舊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眙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定式 筆錄
公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 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竇質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第儼侃儼僖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突者 上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質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 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繼頁父詩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

學士惟實儀清介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 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金坡遺事

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益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蒲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請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 太祖遣使取

藏給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 太祖屢對大臣稱儀

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 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邪 蒙求

儀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文 蒙求

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嚴對嚴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 上訝其久不出笑曰嚴齋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嚴以趨出 筆錄

嚴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揚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王

竇備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備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邪 太宗甚怒白 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備曰 陛下以臣往年勦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儀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李昉 文正公

字明遠涇州人舉漢進士相 太宗

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 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退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 陛下 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驚朕矣

擢遺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
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
昉不信之後 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 太宗曰
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 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
並蒙求

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
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
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
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以下並舊史

公常期王日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
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
能救也

李昉

呂蒙正

許國文穆公

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中科相

太宗

真宗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

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

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

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

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

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水輦運卒有私賣市者謂佯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

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莫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乏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激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得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便謂方允。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湖山野錄。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詔聞，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以求知其第，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間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歸田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詞，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也
公既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陰通洛文穆尚能迎謁至而鑿
已病 帝為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
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 帝記
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白
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
子韓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
子同學供給甚厚公兩人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人
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 聞見錄

張齊賢 文定公

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中第相太宗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
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
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孝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
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搜出
及重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自我不
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為相至 太宗即位放進士
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檢選在第三甲之末 太
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
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為相 筆錄
太祖幸西都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殮文定

趙大盤中以手取食 帝用柱斧擊其背問所言十事文
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 太宗曰吾幸
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聞見錄

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浚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
官占為船塢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柁
以居量文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蒙求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 上許之公召訟者
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
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
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 上大悅曰朕固知汝
莫能定者記聞

(第一卷)

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第二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 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王壺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鵲突 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端

為宰相 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

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上召君何為準以獲繼遷母

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

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
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
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
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
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
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
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
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錮繼恩於閣以
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以晏駕立嗣以

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
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並記聞

趙普在中書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
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談錄

公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
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
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軍靖公

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同知樞密院事

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炉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賞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

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認
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
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
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邪留之旬日
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
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
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
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
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
其人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
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究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

若水為學士嘗草賜劄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
尤不可及矣 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記聞

若水為學士嘗草賜劄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
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
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
輔車之勢其辭甚美 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
延年寶藏之 金 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
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八月
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賊
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

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 太宗大怒立
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實珙及其人首
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
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
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
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尔為賢尔乃不才如是耶
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
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幸繼隆外戚貴重莫比 陛
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
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
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

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記聞

粟四革將帥五明賞罰

公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成將所
伏 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
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
之於用罕有成效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
請城綏州積兵禦竟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至則乞罷
其役時論韙之 玉壺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左右曰人臣當
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相今退在班
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

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 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上然之及劉昌言罷 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 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 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 上竟耳若水因自念 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也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安駕不果上及 今上已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死

錢若水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洛州人擢進士甲科位至丞相配享真宗廟

沆嘗侍曲宴

太宗日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蒙求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脩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記聞

真宗初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焉也天馬則土木甲兵禮樂

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日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
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龍川志

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
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鮑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
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
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有戎遷日肝
條議所以備禦之策并不詳究爲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
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
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比有何
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
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刀分唯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耳朝廷待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
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諫苑
真宗初即位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
曾致堯等是矣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龍川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
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
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
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才識而濟之
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效尤龜山語錄

公爲相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書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軼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東軒筆錄

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爲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時而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龜山語錄

沈自去其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蔭櫺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出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尔安事豐臺哉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 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

論它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乃公薨數日乃卒
拜焉金坡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
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
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躰者惟李沆或曰何以明之李
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
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
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若醫看病極多故用
藥不至孟浪殺入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可後人
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丞相每謂謂奏事
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憂

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
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自有司常
行不必面奏多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
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惟此兩事最為得躰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
今異制方今勢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教錄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遠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國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得宰相大
躰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進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
欺敵人主惡言天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
則人主譎此大患也元城語錄

公為相治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大隘

公笑曰若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
聽事已寬矣溫公訓儉

李沆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 真宗廟庭
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取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于 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
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
忌殺無辜故事國不長願 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
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祐赴貶親賓送於都門外謂
祐曰意公作王溥官取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
二郎者耳也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備是錄

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并為李士嘗奏

事退上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真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李書有法公曰諭德

之職止於是耶歐公撰神道碑張士遜言皇太子李書

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必李書由是文懿日以

善道規贊皇太子遺事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

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善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

人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重

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一日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

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二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

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

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明日祀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

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

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碑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

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

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碑

時蕭肅公大器初為江淮發運司辭公公曰東南民力竭

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躰 遺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公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 國朝事實

官禁火災公馳入對 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

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 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

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 封事言周政得失後有大至言非天災乃其王官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殃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亦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遺事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獨到用了印寇

公更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更人呈覆亦欲
行遣公問更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
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幸他不是龜山語錄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 上前因事忿爭

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

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願厚上煩

陛下譴訶當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

日取旨 上許之翌日 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

曰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 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忍夷狄聞之

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公欽若等宣示 陛下含容之意且

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也 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

皆罷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

經 上覽者公但批首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遂謝

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 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

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 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

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

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 上旨

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名臣遺事

寇准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准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准武勝軍

節度使 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

臣何以至此 真宗真道公所以薦進者 始愧歎以為
不可及碑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
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
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
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
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
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
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
公為相 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諫之規它人往

妾有變更矣 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錄

以病來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

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

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主宰相者李及凌策而已

然亦皆為名臣碑

公疾不愈 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

見於延和殿命曰朕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

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上曰張

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試以卿意言之

公強起辛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 上憮然有間曰準

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 上

卒 國朝

王天宗薦弟公為相並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大尉專
其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
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
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
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駿耳
遂不問並記聞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
使以聞上怒以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大年幾尚駿
耶因奏請錄什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李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
狀曰科場條貫公授之於地曰內翰故官幾日行隔

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自又簡同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
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陳所留文字公瞑目
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又遠果何如對曰才則
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
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
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國
虽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
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出語人曰為王
公遷却我十年作相並遺事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

許文多巨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碑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韓魏公別錄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喚自曰吾聞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遺事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還則佳矣

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此帶帶名曰遺事

大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溫公日錄

大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飭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度食肉不飽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下啓一門出入

公至側門門低據鞞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
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
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迴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
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筆談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
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書獨
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流死子必為相遽與
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
及祥符間契丹既脩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
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為奉天書耗用甚廣公常
惴惴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此小

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并
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宗持盈之業公之功也
呂氏家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
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
諸侯猶且耻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
不樂曰為之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
取幽燕乃可制耻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為
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太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
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
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
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夫瑞無異也上以之乃可然旦夜

爲相 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
意諭曰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之旦龜勉而從然 上意
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祕閣唯杜鎬方直宿
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 上意會
上由此意決遂召旦飲酒於內中惟甚賜以樽酒曰此酒
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
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
議者少之 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声妓自樂公
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一直省官治錢 上使內東門
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乃賜銀二千兩二人編以
告公公不樂然難逆 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廷妓歲
而捐館舍初沈倫宗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
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
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
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
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
人如此 龍川志

向敏中 文簡公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 真宗

太宗飛帛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
公出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
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
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
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
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除右僕射蘇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 真宗謂之曰朕自知
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聲

對曰臣未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今日所
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
候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也今日
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
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
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
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
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
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
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宿舍主人亡其
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請縣官矣因夜亡去荒草中忽墮

簪并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
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三恐
為人所殺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藏在
井傍亡矢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公
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
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公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
店店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
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
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
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就舍
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為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唯公勤於政事所至若稱

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徵用之意

向敏中

陳恕

晉公

字仲言汝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便殿奏事 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

公斂板蹶縮退至殿壁有牆而立若無所容俟 帝意稍

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

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 沂公筆錄

恕長於心計為鹽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利 太宗深器之

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擿遺

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 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

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

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

等之說公私皆濟吾為換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
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
以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
非公之舊法也 東軒筆錄

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
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
年多病乞解利權 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萊公
罷樞使歸班公即薦以自代 上用萊公為三司使而以
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公前後改革興立
事件類為方冊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李諮為三司使
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稍除削今則
無復存矣 東軒筆錄

恕為三司使

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

久之

上屢趣之恕終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

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

上聞而善之

記聞

恕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

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

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 真宗曰三教之

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閱邸報恕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昉請問之曰參政陳

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斂怨於身斯人難得

退為詩哭之 垂崖語錄

世稱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

其籍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後茶
利十喪其九怨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
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筆談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至工部尚書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
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
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談叢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
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答而遣
之全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
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
臣恐帥躄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刺其

大校者

上始寤公言而加慰勞

韓魏公撰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贖僧素高而廩有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或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檄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兵汝帥聚兵

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擄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擄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以狀聞

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抚安于内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碑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肝首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碑

討劉肝兵刃有以賊首級來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歟直段倫曰學生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受傷破賊主

帥令付管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級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語錄

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被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與杖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懼貽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語錄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之縱之也全上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軌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審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記聞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訛
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惠者必大
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
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疹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
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
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宿
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
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
悉安居 並語錄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驚
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繼行衆不敢譴或必

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塵史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衣
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
成豈不爲亂遂殺之 邑史

公嘗以蜀地秦俠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
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
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
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賈而益民
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碑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
四番役平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
給木札一牒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

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云與公俱知悉 庖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彼用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語錄

公有清懿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碑轉運黃庚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也 語錄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政張達者

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樊加禮駕勉就舉後二人科歷羨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 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

人錢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湘山野錄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二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

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

斷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踰年果致王內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

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如赤子父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懷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撫蜀，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景德大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錢錢十，銅錢一千，今便之。碑。

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語錄。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因問曰：「天使必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懇闕，無惰農。及至縣，則廩食無缺，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瘳，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呂上僂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燕談。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公

自旌襦必死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
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汗晉公聞之亦不害
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
哉禍豈可避耶 談叢

公少學劔樂為音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
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諫寓傳舍
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蒙求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闐如也李政嘗侍坐廡下因謂
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
及第後以詩寄傅霖沈人云前年矢脚下漁磯苦戀明時
未得歸奇語集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京

也語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

益州軍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
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
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衛士上謂自言
能煨黍為白金公即市黍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
公立命工煨為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
送寺中以酒盃遺術者而絕之 筆錄

公嘗訪陳搏一見公厚過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
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 碑

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
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司 實封文字與鶴正翁白云候十年觀此

年公薨于陳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
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
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思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
可以事君矣

謂李昉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
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
也

謂李昉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
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
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與曰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
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
因者在先蓋其身

李昉苦疔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
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
愈 並語錄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
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
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
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張詠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

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

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羗以兵鬪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羗

卒不能爲寇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

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真宗多以

公言爲是

並王荆公撰神道碑

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 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記聞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謾官家公退見王文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 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 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且等皆再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 陛下一人耳且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且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記聞

曲日瑄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享 真宗廣庭

知渭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 荆公撰行狀

曹侍中將薨 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因問之對曰臣二子瑒與瑄材器有取皆堪為將 上問其優劣對曰瑒不如瑄已而果然瑄知秦州嘗出循城以城上遮箭版大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瑄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察

小臣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瑋在秦州有
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更
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因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
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為名出郊而
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其隊發比至水飯
則捷報至矣 東萊記事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羗殺中
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
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公以塞
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
斂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瑋募弓

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
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
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墮其地為方田環之立為
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
不可墮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自三鄰
之戰威震四海喃斯羅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
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
敢仰視

天雄卒有犯法眾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
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眾非喜殺也平
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
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

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綴會同歸語人曰瓊果
名將也公為將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於
左氏 並行狀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請魏
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
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
非也昔時為三司盜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
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節驥至定治事異瑄謂驥曰以事
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驥知其雄材
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存送春

曰公蒲面權骨不為樞副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
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謹邊備
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驥曰何以見教曹曰瑄在陝西
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
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
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瑄
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
往來牙市中瑄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
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
正在公秉政之日公甚勉之驥是特殊未以為然今知其
所登乃元昊也 筆於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畢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 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 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

其行孰德皆以公對 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

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 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

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

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 帝曰未也行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志身徇國秉道疾和此其素以蓄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 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王文正為相嘗面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貸於臣家其不負 陛下可見矣 並劉幸老撰神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 上以語宰相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

事春秋備載

上然之命刊刻 蓬山志

畢士安

寇準

萊國忠愍公

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

真宗

太宗年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

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書

顯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

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

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

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

甘棠謂之棠公栢

政要

太宗時公為負外郎奏事忤 上旨 上拂衣起 上復坐夾其事然後退 上由是

中公手引 上衣令 上復坐夾其事然後退 上由是

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 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眾皆

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柰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

天旱為是發耳 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

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

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弟淮盜

折二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 上顧問

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 上大喜以準可用

遂驟進 劉貢父撰來公傳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

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 遺事

公在青州 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公

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

人心 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

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歡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遺事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來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

同列以聞 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

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 陛下

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 上不語同列懼欲退

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 上難之欲還內公曰

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

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叢

天子七 王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疑不欲渡可駐南

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回衆心毋令虜得乘勝 一猶豫
未決時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避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爲 陛下畫此計者 上曰願所畫如
何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
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
棄去非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當何歸
乎 上喟然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
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
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
知然相公所以謂 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
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瓊呼曰 陛下聽準言是也 上還問之語良
久準即跌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 上乃從之既
至澶州 上御城北門準居 上前 上盡以軍事委準
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
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
上還宮留準居城上 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
笑 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
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
丹大怒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 上將許之
準欲遣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於是有譖準不
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 上亦不悅準不得已許
之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

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萊公傳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

記聞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塗炭困不知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遂得和

遺事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變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緡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將斬汝利用股栗拜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記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公勸

帝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

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維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公曰

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知禍將臣觀參
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懇出勅是召
欽若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
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
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太白
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荅拜曰
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
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退乃召為次相
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 上前故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
之績耳東軒筆錄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使
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曰朝廷欲用

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貴

上既回鑾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 陛下知博平錢翰

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

何念 帝聞之驚甚公眷禮遂衰 開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

公曰 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鑠鑰非準不可 撥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 天子以改元

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土汾陰

天子奉天書謹其載以玉輅天書所行 天子不敢當其

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號稱天尊 天子親自見

之 上於是益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後

復置會靈宮蓋屬祀老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事矣

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
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
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
上以問準曰始不信天書
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
者不敢不信也
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
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
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
年也

亦公傳

天禧末 真宗寢疾 章獻太后漸預朝政 上意不能平
公探此意遂欲發 章獻立 仁宗尊 真廟為太上
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揚億曹瑋等李遵
勗等協力勸書已定凡誥命盡使億為之且將翌日會公
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

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 太皇太后矯詔罷公
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
下究之億臨死取當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亦付尊高收
之 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
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捕滌其寃
贈中書令諡曰忠愍 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 謂神放之徒皆出其門嘗語所親曰
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相謂參政嘗會食都堂美漆
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
謂意不勝公恃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遺事

公為樞使利用為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
大體利用更衡之 真宗將立劉氏公言尚敏中皆諫議為出於側微不可

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塩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
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可知曹
冠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少傅。
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
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記聞。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
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
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
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
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
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

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與

至暮罷。記聞。
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
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因立廟其旁。塵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心若
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
生。筆錄。

此說與前一書異。意前說為是。

公少時不脩小节。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
秤。金。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
痕。輒哭。記聞。

公初爲樞密且享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
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
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
洪事勸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
以弊復棄也 遺事

慶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

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間譯者曰
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
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燭法公
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雜

室亦燃燭連日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前燭燭淚
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然然欲
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一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
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
爲戒也 歸田錄

王元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公知之喜與之語
公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
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
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賢否損矣公曰何故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
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羨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
中外有公之責焉丈人之於朝之能若魚之有水乎此

嘉祐所以於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
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 記聞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
人李昉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
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
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
頤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它語公歸取其傳讀
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談叢

張在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為
也 記聞

公南行至雷 夷 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
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高崖亦

句廼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崔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
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身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
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
遇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
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扁田錄

高瓊 衛國烈武王

家世燕人徙華州事 太宗 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

配 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 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
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
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
退虜騎耶 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
搢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 上乃命
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
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 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
卿本武臣勿強事儒士作書語也 記聞

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教臣將士此漢高祖冠之

意也。太宗好文方戰於... 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元城語錄。

真宗嘗問鄉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由事要執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乘菴鉞豈因人力哉。王禹玉撰神道碑。

楊億 文公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 太宗 真宗 官至

翰林學士

八年十一 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 上喜送中書

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野錄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公凡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第檢討出處每改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 勿為之待 之初為

公為孝士時草答契丹書云如墮...既入 其宗自

注其側云朽壤...莫壤大年遷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

事孝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 真

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歸田錄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諧之大年在

孝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

問父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

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

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蓄矣 並歸田錄

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來正恐人害之白 上遣使賜藥

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 上嘗語朝臣曰

聞楊億好諂...王公曰意...人...荷國恩若...
則恐有之至於訪訕臣保其不為也 擬遺

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自徑歸韓城與弟偕居

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

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言言事者攻

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

困疾梨尚關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

丁謂初參政億例...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

辭親疾逃陽種別墅 擬遺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微知

章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家塾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

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 正公居安府僅二十年未

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恭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曙

文康公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

仁宗

公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倍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公奏復之名臣傳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全上

公曰薛簡庸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奉事已因語
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薛曰臣在
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野錄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相僖宮災
孔子以為相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國陵便殿
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
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
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
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與 太厚感
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論天下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高山歸暮抵龍門青石
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谷

勞以留龍門嘗雪府事簡無遠歸也錢過謂公之厚如此
公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
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香几縱取禍敗死
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
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已高若為之動卒
薦永叔入館見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前集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

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

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

沴則免夫與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

用焉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

餘論事其意其前其彙惟此疏偶存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凶凶無敢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万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 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 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廡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斤 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

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欺公首被爰立之命 言行錄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迪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跋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 王是允恭 山陵都監謂為

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謂知其此也重違允恭無心
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極易陵
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
子過房來司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
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
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
不可測虽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龍川志
公在中書聞謂卒願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
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
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筆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
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錢反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

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
更侍經筵言行錄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
明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司
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
別錄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聞者歎服歸田錄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
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
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
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嘗守冬陽屬歲歉里有凶穰者飢民反黨脅取隣郡以除

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喜言而釋之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恢諧好嘲諷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

昌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踈也並言行錄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珍琦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

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施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魏公別錄

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李迪 文定公

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 真宗
仁宗以太傅致仕

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
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口讀君之文
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
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文定所
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
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脩太平
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 上
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妨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

還召見示以璋奏問其虛實欲斬璋以戒妄言者迺因秦
曰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
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
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
迪於鞶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
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璋迎擊大破之
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記聞

上將立章獻后油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
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
怒甚欲責及太子辭臣莫敢言迪為參政俟上怒稍息
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

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初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
上出王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
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
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
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
德澤何必曰借上悅並記聞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曰不
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
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
意其有毒也即命去焉

真宗既疾甚李迪下請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
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
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回奉聖旨翌日爭
之 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悅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
留納劄子 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
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
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
眾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
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今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
必而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
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惟演謂
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

為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眾名
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
朕來難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管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冥法天下快之 龍川志 真宗不豫寇準
得罪下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 上命除準小處知
州謂退留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歸者聖
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
由是二人闐闐更相論奏 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
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
愕然 上亦不復省也
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祕書監知舒州 章獻上仙迪
持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惟演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蓋

心輔佐無不為治夷簡君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
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白以為宋璟而
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並記聞

魯宗道

簡肅公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事

真宗

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
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 真宗急召公將
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
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
幸先見教異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 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
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
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

先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
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
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自訟
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
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
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
曰魯直撥遺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
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
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問公意

寺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
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
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
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
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
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薛奎 簡肅公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事 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

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契丹使肅從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慮之未有以次公

獨以理折之從順於上

拜參政入謝 上曰 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

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

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

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

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並歐公撰墓誌

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宰臣執議俱不之聽

公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 陛下

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 明肅無答是夕報

罷野錄

公知開封明參政鎬為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

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

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

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政 歸田錄

蔡旒

文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二事

仁宗官至參政

祥符八年

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

賦有安天下意欬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

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

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

以第一賜之歐公撰行狀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

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

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

臣之威重齋置器賦云安天下於履其功可大

第一 歸田錄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頽憂之一日賈存道賈同字希德門人私謚存道先生過濟公館之數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茲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菲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談

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維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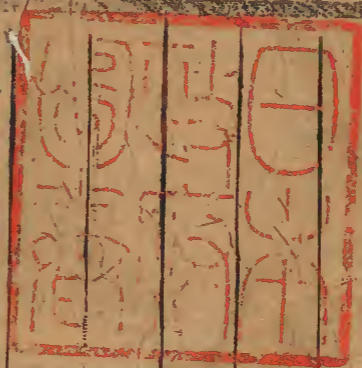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丁謂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

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點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並行以

五卷



庫	文	閣	內
二 七 函	一 二 冊	二 三 〇 七 號	漢 書 類